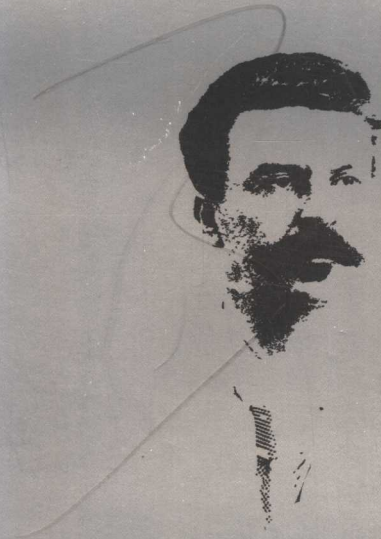


莫泊桑中短篇小说全集

Contes et nouvelles de Guy de Maupassant

〔法〕莫泊桑 著 郝运 王振孙 译

2



上海译文出版社

I565.4
3+10=2
:2



莫泊桑中短篇小说全集

Contes et nouvelles de Guy de Maupassant

〔法〕莫泊桑 著 郝运 王振孙 译

2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莫泊桑中短篇小说全集.第2卷/(法)莫泊桑(Maupassant, G.)著;郝运,王振孙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6

ISBN 7-5327-3927-9

I. 莫... II. ①莫... ②郝... ③王...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法国-近代

②短篇小说-作品集-法国-近代 IV. I 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005503号

Guy de Maupassant

CONTES ET NOUVELLES DE GUY DE MAUPASSANT

莫泊桑中短篇小说全集(第2卷) [法]莫泊桑/著 郝运 王振孙/译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6.75 插页 2 字数 468,000

2006年6月第1版 2006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6,000册

ISBN 7-5327-3927-9/I·2192

定价:29.00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021-56135113

目 次

密斯哈丽特	1
遗产	19
德尼	80
驴子	87
田园诗	97
绳子	102
伙计,来一杯啤酒!	109
洗礼	116
悔恨	121
我的于勒叔叔	127
旅途上	135
索瓦热老婆婆	141
隆多里姐妹	148
老板娘	176
小酒桶	183
他?	189

我的舅舅索斯泰纳	196
安德烈的疾病	203
被诅咒的面包	209
吕诺太太的案件	215
一个智者	220
雨伞	227
门门	236
相遇	242
自杀	250
勋章到手了!	256
夏莉	262
伊薇特	272
归来	348
被遗弃的人	355
上校的见解	364
散步	370
无赖汉穆罕默德	377
看守	385
贝尔特	393
博尼法斯老爹揭发的罪行	402

萝丝	407
父亲	413
招认	422
项链	428
幸福	437
老人	444
懦夫	452
酒鬼	461
族间仇杀	466
珂珂	471
手	475
乞丐	481
一个杀害父母的人	486
小家伙	492
海雀岩	498
廷巴克图	503
真实的故事	510
永别了	515
回忆	520
忏悔	527

密斯^①哈丽特*

献给……夫人

我们一共七个人坐在四轮大马车上，四个女的，三个男的，男的中间有一个坐在车夫旁边的座位上。大路在高高的山坡上蜿蜒伸展，马儿迈着慢步拉着我们往上爬。

我们拂晓从埃特尔塔^②出发，去游览唐卡维尔的废墟。早晨空气清新，我们越发感到懒洋洋，一个个都还在打着瞌睡。特别是那些女的，她们不习惯像猎人那样早起，时时刻刻都在阖上眼皮，垂下脑袋，或者打哈欠，对黎明时分的美景毫无感觉。

当时是秋天。展现在大路两边的是光秃秃的田地，燕麦和小麦收割后留下的麦茬儿像没剃净的胡子覆盖在泥土上，使田地变成一片黄色。浓雾笼罩的土地仿佛在冒热气。几只云雀在空中唱歌，还有一些小鸟在灌木丛里叽叽喳喳叫着。

太阳终于在我们前方升起来了。它通红通红地出现在天边，往上升，一分钟比一分钟亮，田野也好像醒来了，露出微笑，抖动身子，像从床上起来的少女一样脱掉了那件白雾织成的睡衣。

坐在车夫旁边的德·埃特拉依伯爵叫了起来：“瞧，一只兔子。”他朝左边伸出胳膊，指着一块苜蓿地。那只野兔匆匆逃跑，几乎被苜蓿遮得看不见，只有两只大耳朵露在外面。接着它穿过一片刚耕过的地，停下来，又发疯般地跑

起来,改变方向,惶惑不安地重新停下,观察着眼前的一切危险,拿不定主意走哪条路,后来又开始奔跑,屁股一下下蹦得老高,最后消失在一大块四四方方的甜菜地里。所有的男人都醒了,望着奔跑的兔子。

勒内·勒玛诺阿说:“我们今天早上表现得不够殷勤。”他看看坐在身旁的、娇小的德·塞雷纳男爵夫人,她正在跟困倦作斗争。他低声对她说:“您在想您的丈夫,男爵夫人。放心吧,他要到星期六才会回来。您还有四天时间。”

她带着充满睡意的微笑回答:“您这个人有多傻!”接着她振作起来,补充说:“我说,请跟我们说点什么,好让我们笑笑。您,谢纳尔先生,别人都说您过去交的好运比德·黎塞留公爵^③还要多,请您把您的艳遇,随便挑一件,讲给我们听听。”

老画家莱昂·谢纳尔从前长得很漂亮、很强壮,对自己的长相颇为得意,有不少女人爱过他。他捋捋长长的白胡子,露出笑容,考虑了一会儿,突然变得严肃起来。

“夫人们,这可不是一个令人愉快的故事,我要讲给你们听的,是我一生中
最悲哀的爱情。我衷心地希望我的朋友们千万别遇到这样的爱情。”

1

当年我二十五岁,沿着诺曼底^④海岸学画画。

我把以学写生画风景画为借口,背着背包,从一家旅店跑到另一家旅店的这种流浪生活称作“学画画”。我不知道还有什么能比这种乱走乱闯的漂泊生

* 本篇首次发表于一八八三年七月九日的《高卢人报》。一八八四年收入同名中短篇小说集。

① 密斯:英语 Miss 的音译,意思是:小姐。

② 埃特尔塔:法国塞纳滨海省沿海小城。一八六〇年底莫泊桑的父母协议分居后,母亲洛尔带莫泊桑兄弟二人到这个小城,住维尔吉别墅。四十公里外,在塞纳河口的唐卡维尔村有十一至十六世纪的古堡遗址。

③ 德·黎塞留公爵(1696—1788):法国元帅,才智过人,为伏尔泰的密友,一生中有过不少风流艳史。

④ 诺曼底:法国西北部旧省名。北临英吉利海峡。包括现在的芒什、卡尔瓦多斯、厄尔、塞纳滨海、奥恩诸省。

涯更美好的了。自由自在,没有任何束缚,没有牵挂,没有忧虑,甚至连第二天都不去想它。你喜欢走哪条路就走哪条路,除了自己的兴致没有别的向导,除了眼睛享受的快乐没有别的顾问。你停下是因为有一条溪水吸引住了你,是因为你在一家客店门前闻到了炸土豆的香味。有时候决定你取舍的是铁线莲的芬芳,或者是客店的一个年轻女仆的天真眼神。千万不要鄙视这种乡村里的爱。这些姑娘,她们也有灵魂和感官,有结实的脸蛋和娇嫩的嘴唇。她们炽烈的吻既有力而又像野果子一样味美可口。爱情永远是有价值的,不论它来自何方。一颗当你初来时怦怦跳动的心,一双当你离开时流泪的眼睛,都是那么稀罕,那么美妙,那么珍贵的东西,决不应该受到鄙视。

我曾经在开满报春花的沟里幽会过,在安睡着母牛的牛圈后面幽会过,在白天的热气还没有消退的顶楼上的干草堆里幽会过。我至今还记得罩在富有弹性的结实的肉体上的灰粗布衣裳,我至今还怀念那些纯朴、坦率的抚爱,它们那真诚的粗野,比之从高雅迷人的女人那儿得到的那种细腻的快乐还要美妙得多。

但是在这漫无定踪的旅行中间,最让人喜爱的还是田野、树林、日出、暮色、月光。对画家来说,这是与大地结合的新婚旅行。你在这长时间安静的约会中,单独一个人守在她的身边。你躺在一片草地上,周围满是雏菊和虞美人;在强烈的阳光照耀下,你睁开眼睛望着远处的小村庄,村庄的尖顶钟楼敲着中午十二点的钟声。

你坐在泉水旁边,那泉水从一棵大橡树脚边,又细又高、闪耀着生命光辉的青草丛中涌出。你跪下,俯下身子,喝几口这清凉、清澈的泉水,它沾湿了你的唇髭和鼻子,你喝着喝着,会感到一种肉体上的快感,就像是唇对唇地在和泉水接吻。有时候,你沿着这细细的水流走,遇到一个深水潭,于是脱光身子钻到水里,从头到脚全身的肌肤都仿佛感到冰冷的、美妙的抚爱,这是那轻快地流动的活水的颤动。

你在山冈上感到快乐,在池塘边感到忧郁,当太阳淹没在血红色的云海里,河水也被映红了的时候,你感到兴奋。到了晚上,皓月当空,你会想到许许多多奇怪的事,这些事在白天的太阳底下是决不会想起的。

我就是这样在我们今年来的这同一个地方漂泊，有一天晚上到了依波尔和埃特尔塔之间，贝努维尔这个悬崖上的小村子。我是从费康^①沿着海岸来的，高高的海岸像墙壁一样垂直，那些凸出的白质石灰石临空悬在海面上。我从清早起就在草地上走着，那些浅浅的青草像地毯一样细密柔软，被夹着咸味的海风吹着，生长在深渊的边沿上。我放开嗓门歌唱，迈着大步，时而望望一只海鸥在蓝天上空展开弯弯的白翅膀，缓缓地绕着圆圈飞翔，时而望望绿色大海上渔船的棕色帆篷，我度过了无忧无虑、自由自在的幸福的一天。

有人指给我看一座供旅行者住宿的小农庄，它有点儿像客店，是一个农妇开设的，坐落在两行山毛榉围着的诺曼底式的院子中间。

我离开了悬崖，来到围在大树中间的小庄院，找勒卡舍尔大娘。

这是一个上了年纪的乡下女人，满面皱纹，神色严肃，看上去好像怀着一种戒心，接待顾客总是十分勉强。

当时是在五月里。苹果树正在开花，用芳香扑鼻的花朵在院子里搭了一个顶篷。粉红色的花瓣旋转着纷纷撒下，不断地落在人身上，落在青草上。

我问：“请问，勒卡舍尔大娘，您能租给我一间房间吗？”

她看到我知道她的名字，感到惊讶，回答：“这要看情况，租是都租出去了，不过可以想想办法。”

五分钟以后我们谈妥了，我把我的背包放在一间乡村式的屋子的泥地上，屋子里有一张床、两把椅子、一张桌子和一个脸盆。开出门来就是厨房。厨房很大，被烟熏得漆黑。寄宿的客人跟农庄里的人，还有守寡的女东家，一起在厨房用餐。

我洗了洗手，立刻又出来。老妇人正让人炖一只小鸡供晚餐食用。大壁炉里吊着一只被烟熏黑的铁钩挂锅。

“您好像还有别的旅客？”我对她说。

她带着她那总是不称心的神气回答：“有一个女的，一个上了岁数的英国

^①费康：法国塞纳滨海省的渔业港口城市，在勒阿弗尔和迪厄普之间。从费康沿海朝南走，先到依波尔，后到埃特尔塔。贝努维尔这个小村子离埃特尔塔四公里，那儿有着名的“本堂神父悬谷”通往海边。

女人。她住在另一间。”

我以每天多付五个苏^①的代价，得到了天晴时单独在院子里吃饭的权利。

因此他们把我的刀叉放在门外，我开始用牙齿撕咬诺曼底鸡的瘦腿，同时喝着清澈的苹果酒，嚼着已经放了四天，但是还很好吃的大白面包。

突然间朝着小路的木栅栏门打开了，一个很古怪的女人朝房子走来。她长得很瘦很高，裹着一块红方格的苏格兰披肩，裹得那么紧，要不是看见在胯骨那儿露出一只长长的手，拿着一把旅游用的白阳伞，你还会以为她没有胳膊呢。灰白头发卷成螺旋形的发卷，围着她那张木乃伊似的脸；每走一步，那些发卷都要跳一跳。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她那张脸使我想到了戴着卷发纸的熏咸鲱。她垂下眼睛，在我面前匆匆走过，进了这座茅屋。

这个古怪人物的出现使我感到高兴。她肯定是我的女邻居，我们的客店女主人提到的那个上了岁数的英国女人。

这一天我没有再看见她。第二天，我正坐在你们都知道的那个一直下伸到埃特尔塔的、美丽的小山谷里画画，偶尔抬起眼睛，看见一样奇怪的东西竖立在小山顶上，简直就像是一根悬挂彩旗的桅杆。这是她。她看见我就逃走了。

中午我回来吃中饭，坐在公共饭桌上，为的是想结识这个上了年纪的怪女人。但是她对我的礼貌表示并不理睬，甚至对我献的一些小殷勤也无动于衷。我固执地给她斟水，我热心地给她递菜盆子。脑袋几乎觉察不出地微微点一点，以及一个说得太轻、我完全听不清楚的英语单词儿，是她唯一的感谢表示。

我已经不再留意她了，虽然她搅乱了我的思想。

三天之后我已经把她的情况了解得跟勒卡舍尔大娘一样清楚。

她叫密斯哈丽特。她想找一个偏僻的村庄度过夏季，一个半月以前在贝努维尔停下，看上去好像不打算再走。在餐桌上她从来不说话，一边匆匆地吃，一边看一本新教^②的布道小书。她把这种书分给大家。本堂神父^③也

^①苏：法国辅币名，二十苏合一法郎。

^②新教：基督教的一派，亦称“耶稣教”或“抗罗宗”。与天主教、正教并称为基督教三大派别。不承认罗马主教的教皇地位，重视信徒直接与上帝相通，而无需神父作中介。

^③本堂神父：天主教中主管一个地区的普通教堂的神父。

收到过四本，是一个得到两个苏的跑腿钱的孩子送去的。有时候她会事先毫无准备地突然对我们的女主人声明：“我爱上帝胜过一切，我在他创造的万物中敬慕他，我在他创造的大自然中崇拜他，我永远把他安置在我心中。”接着忙不迭地把她那些用来改变世人宗教信仰的小册子塞一本在那个目瞪口呆的乡下女人手里。

村子里的人都不喜欢她。小学教师公开宣布：“这是一个无神论者。”于是有一种谴责开始压在她的头上。勒卡舍尔大娘去问本堂神父，本堂神父回答：“这是一个异端分子，但是天主不要罪人死去，除此以外我相信她是一个品德十全十美的女人。”

“无神论者——异端分子”这两个词儿的准确含义谁也弄不清楚，因此在人们的心里投下了怀疑的阴影。另外还有人说，这个英国女人很有钱，她把把她的一生花在周游世界各国上，因为她家里人把她赶出来了。她家里人为什么把她赶出来呢？当然是因为她亵渎宗教。

其实，这是那种具有道德准则的狂热女人中的一个，是那种在英国制造出了那么多的、性格顽固的清教徒^①中的一个，是那种在欧洲各地旅馆的客饭席上常见的、叫人受不了的、正经的老姑娘中的一个。正是她们损害了意大利，败坏了瑞士，使得地中海那些迷人的城市无法居住，把她们的古怪的习癖，僵化的老处女的生活方式，难以描绘的打扮，以及一种橡胶气味带到了各处，这种橡胶气味会使人认为她们每天晚上都被人装在一个橡皮套子里。

我在旅馆里一发现有这种女人，就赶快逃走，像小鸟在地里看见了稻草人一样。

然而这一个我觉得是那么古怪，甚至丝毫没有感到讨厌。

勒卡舍尔大娘出于本能，对任何庄稼人所没有的东西都持敌对态度。她头脑狭隘，对老姑娘的着迷态度感到憎恨。她找到了一个词儿来形容她，当然是一个含有贬义的词儿，我不知道它是怎么来到她的嘴边的，也不知道它是通

^①清教徒：基督教新教教徒中的一派。十六世纪中叶起源于英国。要求“清洗”英国国教内保留的天主教旧制和繁琐仪文，反对王公贵族的骄奢淫逸而提倡“勤俭清静”的生活，因而得名。

过怎样混乱而神秘的脑力活动得出来的。她说：“这是一个魔鬼附身的女人。”这个称呼加在这个生活严肃而又多愁善感的女人头上，我觉得说不出的滑稽。我也开口闭口地叫她“魔鬼附身的女人”，而且看见她，高声说出这几个字来，会感到一种奇怪的乐趣。

我问勒卡舍尔大娘：“噢，我们的魔鬼附身的女人今天在干什么？”

乡下女人气愤地说：

“说了您也不会相信，先生，她捡到一只给压坏了腿的癞蛤蟆，带回屋，放在脸盆里，像替人包扎伤口一样把它的腿包扎起来。这还不算是渎神吗？”

还有一次，她在悬崖下面散步，把刚捕到的一条大鱼买下，仅仅为的是把它扔回到大海里去。那个水手虽然到手不少钱，还是狠狠骂了她一顿，即使是她掏走了他口袋里的钱，他也不会有这么气愤。一个月以后他谈起这件事，还火冒三丈，骂不绝口。啊，一点不错！密斯哈丽特，她确实是一个魔鬼附身的女人。勒卡舍尔大娘得到了天才的灵感，才会给她起这么个绰号。

马夫年轻时在非洲服过兵役，所以别人叫他“工兵”，他的意见不同。他神色狡猾地说：“这是一个服役期满的老情妇。”

如果那个可怜的姑娘知道了会怎样呢？

年轻的女仆塞莱斯特不是很情愿地服侍着她，什么原因我就没法知道了，也许仅仅因为她是一个外国人，属于另外一个民族，说的是另外一种语言，信的是另外一种宗教。总而言之，这是一个魔鬼附身的女人！

她把时间都用来在田野里徘徊，到大自然里去寻找上帝和崇拜上帝。有天晚上我发现她跪在灌木丛里。隔着树叶我看见一样红红的东西，我分开树枝，密斯哈丽特被人这样看见，感到不好意思，连忙立起来，一双眼睛注视着我，就像在大白天被人撞见的猫头鹰的眼睛一样惊慌失措。

我在岩礁间画画，有时候发现她突然出现在悬崖的边上，看上去像一座信号机。她充满热情地望着被阳光镀成金黄色的、浩瀚的大海和火红色的广阔天空。有时候我看见她在山谷里迈着英国女人的那种富有弹性的步伐，匆匆地走着；我朝她走过去，不知道是受什么所吸引，仅仅是想看看她那张有宗教幻象的女人的脸，她那张因为内心里充满深邃的喜悦而露出满足神色的、难以

描绘的、干瘪的脸。

我还常常在农庄的角落里遇见她，她坐在苹果树荫下的草地上，膝头上打开着她那本小小的圣书，眼光飘向远方。

这个宁静的地方，我爱上了它的广漠而又柔媚的自然景色，仿佛有无数条链子把我牢牢拴住，我不再朝前走了。在这个与世隔绝的农庄里，远离一切，接近大地，接近我们总有一天要用我们的肉体来给它充当肥料的这块肥沃、富饶、美丽的绿色大地。但是也应该承认，也许还有那么一点好奇心把我留在勒卡舍尔大娘的家里。我很想了解了解这位奇怪的密斯哈利特，弄清楚在这些飘泊的老英国女人的孤独心灵里到底隐藏着些什么。

2

我们相识的经过是相当特别的。我刚完成了一幅习作。这幅习作我觉得很大胆，事实上也确实如此。十五年以后它卖了一万法郎。而且它简单得跟二加二等于四一样，完全摆脱了那些学院派的清规。我的画布上，整个右边画的是一块岩石，一块疙疙瘩瘩的庞大的岩石，上面盖满棕色、黄色和红色的海藻，阳光像油一般浇在上面。光源隐藏在我背后，所以看不见，光线照射在石头上，石头像着了火似的，一片金黄。就是这样，一个光线明亮得惊人的、像在大火中燃烧的、壮丽的前景。

左边是大海，不是蓝色的大海，板岩色的大海，而是玉色的、淡绿色的、乳白色的大海，在深色的天空下显得很森严的大海。

我对自己的作品是那么满意，一路上跳着舞似的把它带回客店。我恨不得所有的人都能立刻看见它。我记得我曾经让小路边上的一条母牛看过，同时还对它叫喊：

“看看吧，我的老大姐。这样的画可不是经常能看到的。”

到了茅屋前面，我立刻扯着嗓子大声叫喊勒卡舍尔大娘：

“哎！哎！老板娘，快来看看。”

那个乡下女人来了，仔细观看我的作品，她那双愚蠢的眼睛什么也分辨不出，甚至弄不清我画的是牛还是房子。

密斯哈丽特回来了，正好在我举着我的画让客店女主人看的时候，她在我背后走过。这个魔鬼附身的女人不可能不看见，因为我举着时很留心地转动它，决不会让它逃过她的眼睛。她突然停下，惊讶得发了呆。显然这是她的那块岩石，她常爬到上面去自由地沉思默想的那块岩石。

她低声说了一个英国腔调的“噢！”那么有力，那么好听，我微笑着向她转过身去，对她说：

“这是我最新的习作，小姐。”

她心醉神迷，既滑稽可笑而又令人感动，低声说：

“啊！先生，宁（您）以一种口（扣）人心弦的方式了解大自然。”

我确实脸红了，这句恭维话即使是出自王后的嘴里，也不会像这样打动我的心。我被迷住了，我被征服了，我被击败了。我以名誉担保，当时我真想抱吻她。

吃饭的时候，我像平常一样坐在她旁边。她第一次说话，是在继续高声地吐露她的思想：“啊！我多么哀（爱）大自然！”

我给她递面包，斟水，斟葡萄酒。此时她脸上挂着木乃伊般的微笑接受了。我接着开始谈论风景画。

吃完饭，我们一同立起来，穿过院子；接着我毫无疑问是被夕阳在海面上点燃的那片可怕的大火吸引了，推开朝向悬崖的栅栏门，我们并排走去，像两个刚刚相互了解、相互接近的人那样感到满意。

这是一个暖和、湿润的傍晚，是那种让人身心都感到愉快的、舒适的傍晚。周围的一切都给人以享受，都让人陶醉。空气温和，香喷喷，充满了青草的气味和海藻的气味，它用浓烈的香味抚慰嗅觉，用大海的味道抚慰味觉，用感人的温柔抚慰心灵。我们这时候在悬崖的边上走着，下面相隔一百米，是一望无际的大海，翻滚着细碎的波浪。我们张大嘴，敞开胸怀，痛饮着越过大西洋，轻轻吹拂着我们皮肤的新鲜海风，因为长久和海浪接吻，海风带有一股咸味。

这个英国女人紧紧裹着方格披肩，带着深受神灵启示的神情，迎风露出牙

齿，望着向大海沉下去的巨大的太阳。远远的，远远的，在我们面前，目力可及的地方，有一艘三桅帆船张满帆，在火烧似的空中露出它的黑影；还有一艘轮船，在比较近的地方经过，喷出滚滚的浓烟，后面留下一片绵延不断的云，横在整个天际。

那颗大红球一直在往下降，缓缓地往下降。它很快就触到了水面，正好在那艘静止不动的帆船后面；帆船出现在这光辉灿烂的星球中央，就像嵌在一个火焰的框子里。星球被大西洋吞食着，渐渐地往下沉。眼看着它沉下去，缩小，最后消失不见了。完了，只有那条小帆船还在，它的影子呈现在遥远天空的金色背景上。

密斯哈丽特用充满热情的目光望着熊熊燃烧的日暮。她肯定有了一种无法遏制的渴望，渴望拥抱天空，拥抱海洋，拥抱整个世界。

她连连低声说：“噢！我哀(爱)……我哀(爱)……我哀(爱)……”我看见她眼睛里噙着一滴泪珠。她接着又说：“我真细万(希望)变成一只小鸟匪(飞到天上去)。”

正如我经常看见的那样，她直挺挺地立着，仿佛插在悬崖上面，脸色红得像她的披肩。我真想把她速写在我的画册上，那一定是一幅表现心醉神迷的漫画。

我转过脸去，免得笑出来。

后来我跟她谈绘画，就像跟一个同行谈一样，用了许多专业术语来评论色调、明暗和力量。她聚精会神地听我讲，她能理解，她力图猜出一些单词的晦涩含义，更深地了解我的思想。她时不时地说：“啊！我动(懂)，我动(懂)。这非常口(扣)人心弦。”

我们回来。

第二天她一看见我，就急忙过来把手伸给我。我们完全成了朋友。

她是个心地善良的女人，她的心灵仿佛装着弹簧，一阵阵给弹进兴奋之中。她如同所有上了五十岁还没嫁人的女人一样，缺乏平衡。她好像浸泡在发了酸的贞洁里，但是内心里还保留着十分年轻的、火热的东西。她爱大自然和动物；这种爱是狂热的、发酵得像太陈的葡萄酒，是她从来没有给过男人的、

肉欲的爱。

看见一条母狗喂奶，看见一匹母马胯间带着一匹小马驹子奔跑，看见一窝大脑袋、浑身没有毛的小鸟张着嘴，叽叽喳喳地叫，可以肯定会使她过分激动，心怦怦直跳。

在旅馆里吃包饭的那些漂泊的、忧郁的、孤独的人，既可笑而又可悲的可怜的人啊，自从我认识了你们中间的这一位以后，我就爱上了你们！

我很快就发觉她有什么事要对我说，但是她又不敢说，她的胆怯使我感到有趣。早上我背着箱子出去，她一直把我送到村口，一言不发，但是看得出她心里很焦急，在琢磨怎么开口。接着她突然离开我，迈着一蹦一跳的步子匆匆走了。

终于有一天她鼓起了勇气：“我相(想)看看宁(您)怎样画画。宁(您)同意吗？我很感兴趣。”她脸涨得通红，好像说了什么极其放肆的话。

我把她带到小山谷^①里，开始画一幅大幅的习作。

她一直站在我的背后，聚精会神地注视着我的每一个手势。

后来她也许是怕妨碍我，突然对我说了声谢谢，就走了。

但是她很快就变得比较随便了，她开始怀着显而易见的愉快心情每天陪伴我。她带着她的帆布折凳，夹在胳肢窝里，不肯让我替她拿。她坐在我的旁边，一待几个小时，既不动，也不出声，眼睛一直追随着我的画笔的笔头的每一个动作。当我用调色刀突然抹上一大块颜色，得到了既准确而又意料不到的效果时，她会情不自禁地发出一声轻轻的表示惊奇、快乐和赞赏的“噢”。她对我的油画怀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尊敬感情，是对经人力复制出的这一部分上帝的作品近乎虔诚的一种尊敬感情。我的习作在她眼里就像是各种宗教题材的画。有时候她跟我谈到了上帝，企图改变我的宗教信仰。

啊！她那个善良的上帝是个怪人，有点儿像乡村里的哲学家，既没有很大的能力，也没有很大的权力，因为在她的想象中他总是对在他眼前犯下的不公

^①小山谷，埃特尔塔位于两个山谷的谷口。一个小山谷一派荒凉景象，而另一个大山谷，经过耕种，显得欣欣向荣。